

# 沒有人是一座 孤島

電影音樂筆記

李 夢 著



## 自序


7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電影音樂筆記

## 第一部分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 一·在水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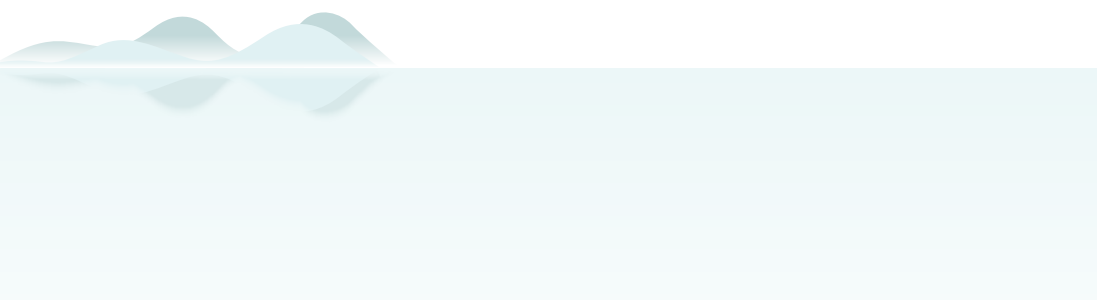
- 14 生命不息，若大河奔流
- 17 當舒尼格遇見「反烏托邦」
- 20 平淡日子的戲劇化波瀾
- 23 當悲傷如影隨形
- 26 水之密語
- 29 一場命中注定的別離
- 32 總有一個夜晚，足以銘記一生
- 35 鴿子鴿子，你不懂愛情是什麼
- 38 炙人的愛之火焰
- 41 阿諾河邊，說不盡的愛情
- 44 比海更深
- 47 樂音的藍

### 二·三餐四季

- 52 一場綿延七十年的回眸
  - 55 在沉默與歎息之後
  - 58 美麗人生的永恆慰藉
  - 61 愛唱歌的王彩玲太多，卡拉斯只有一個
  - 64 那一低頭的溫柔
  - 67 麥兜與舒伯特的一段緣
  - 70 愛而不得，輾轉反側
  - 73 如果我們可以分享一罐煉乳
  - 76 風暴將至
- 

- 79 巴赫的情話  
82 人劍合一  
85 當莫扎特遇見意大利麵  
88 誰說黑人彈不好蕭邦  
91 愛情像一隻自由小鳥  
94 在語言的盡頭  
97 像羽毛風中飄  
100 找一點綠

### 三 · 且樂且舞

- 106 把提琴拉得低沉些  
109 綿遠的牽絆  
113 向悲傷深處  
116 在「消解」與「對抗」之間  
119 被「玩弄」的古典音樂  
122 背對遠方的一聲喟歎  
125 廢墟上的黎明  
128 暗中有光  
131 調一杯法式雞尾酒  
134 當男孩穿上芭蕾舞裙  
137 給我一碗雪  
140 貝多芬「失戀記」  
143 珠玉難掩  
146 走音 1001 次  
149 解謎的鑰匙  
152 江上數峰青
- 

#### 四·生之羈旅

- 158 數學與莫扎特  
161 被誤讀的人與事  
164 戴著鐐銜起舞  
167 純淨如日光  
170 一場盛大而絕妙的反諷  
173 繁華盡落時  
176 救贖之歌  
179 悲涼底色上的光  
182 飄飄乎羽化而登仙  
185 天才的掙扎  
188 夏日小鎮最後的玫瑰  
191 魅影縫匠與古爾德  
194 一眼萬年  
197 戰爭夢魘  
200 那一點溫柔的真實  
203 聽見那首小歌  
206 綠巨人的搖籃曲  
209 找到屬於自己的聲音  
212 喂，歌劇有什麼好聽？  
215 哥斯拉的月光  
218 「未完成」之魅  
221 當雨滴落下  
224 小心所釣之物

#### 五·念念

- 230 不可言說之愛  
233 灑一滴淚，談兩場愛



- 236 想觸碰卻收回手  
239 即使忘記王位，不要忘記真理  
242 友誼之樹永不凋零  
245 沙漠中開花  
248 又甜蜜又哀傷  
251 致每個從深夜醒來的早晨  
254 愛情，因一個錯音而生  
257 一場舒曼式的和解  
260 冬日望春  
263 青春不殘酷物語

## 第二部分 島上音樂筆記

- 268 專訪鋼琴家傅聰：我就是走我自己的路  
275 專訪英國鋼琴家李維斯：  
舒伯特的音樂，像透黑幕布上的星光  
280 不談性感短裙和高跟鞋，讓我們來談談王羽佳的孤獨  
291 專訪朗朗：「70歲的時候，我會再錄一次哥德堡變奏曲」  
304 專訪指揮家瓦西里·佩特連科：希望音樂永遠是我的愛好  
312 專訪盲歌手周雲蓬：沿著平原走，走一走就會有山  
318 和解嗎，萬曉利  
324 波士頓交響樂團養成記  
329 「我想不出哪怕一個拒絕巴赫的理由」  
333 「快，在顛簸中，一往直前」——  
紀念馬勒第五交響曲首演一百一十周年

## 後記

- 348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略談我的愛樂往事



## 自序

#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電影音樂筆記

和很多被迫邊哭邊練琴的小孩一樣，我的少年時代沒有潮玩或電競遊戲，只有莫扎特、貝多芬和蕭邦，以及他們筆下那些動輒五六個升降符號、單看樂譜已讓初學者眼暈頭痛的複雜旋律。那時的我，雖然週末和假期每天勤勤懇懇朝九晚六練習，卻並沒有真正地親近古典音樂。

直到中學畢業即將升讀大學的那個夏天，某個燥熱的傍晚，我閒來無事打開電視，正巧看到某電視台正在重映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當馬小軍懷著情竇初開的甜蜜心事，在北京黃昏中成片的青瓦屋頂上漫遊的時候，歌劇《鄉村騎士》間奏曲隨著他跳躍自在的脚步流淌出來，我的心像是被什麼擊中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全然的歡愉展現在眼前。

忽然的，我發現我愛上古典音樂了。而電影，正是幫我打開音樂大門的那一把鑰匙。

從那之後直到現在的十多年間，我又看過不少電影，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電影中那些或靈光一現或翩躚而至的古典音樂片段所吸引，所感動。《王牌特工》中著名的「爆頭」場景出現時，英國作曲家艾爾加的《威風凜凜進行曲》及時出場，與劇情共同建構一場盛大而絕妙的反諷；《情留半天》中一見鍾情的男女主角臨別前，在清晨的維也納老街漫步時，情不自禁地伴著街角傳來的巴赫《哥德堡變奏曲》相擁起舞；周星馳經典《功夫》用了小提琴獨奏《流浪者之歌》作為配樂，與那些嬉笑怒罵的無厘頭情節共同完成了一場「抗拒意義」的有趣想像；而根據麥克尤恩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贖罪》中，德布西氤氳動人的鋼琴曲《月光》流淌、彌散在悲傷的往事回憶裏，彷彿將這世間所有的痛苦與貪嗔都裹挾其中……電影與古典音樂的相遇與相伴，從來都不是簡單的疊加，而是兩種藝術形式的和鳴與共振，在其中，我們看見人性與生命的希望。

我並非研究電影的學者，也不是音樂演奏專家，更希望以音樂

和電影愛好者的身份，分享我在光影和旋律中的所得、所思與所感。書稿的第一部分，是我的八十篇電影音樂筆記，過去十年間發表於《北京日報》專欄「樂·影」，介紹了八十部國內外知名電影如何用八十首古典音樂配樂為其劇情烘襯並增色。樂曲年代跨越數個世紀，既有巴洛克音樂，也有古典時期和浪漫主義經典名作，亦不乏二十世紀乃至當代樂壇的破格之作。文中不僅分享旋律與光影的交疊與互動，更向深處探尋，將電影中男女主角的遭逢，與古典音樂作曲家或歌劇主角的經歷橫向對照，在此處與彼處、原鄉與他鄉的往來迴環之中，照見人性中的光暗與世事的折轉。儘管隔著數百年時空，影像中，樂音中，以及我們當下的生活中，所經歷的，所欣喜、低徊或追慕仰望的，竟如此相似。

書稿第二部分的十篇文章，取名「島上音樂筆記」，大部分創作於香港工作及生活的十多年間，曾發表在《三聯·愛樂》、澎湃新聞、香港《大公報》、《信報月刊》等內地及香港媒體。既有中外知名音樂家專訪，也有音樂評論和音樂類著作讀後感等。有些文章的理論性強一些（但也輕鬆好讀），有些則是音樂人的故事，試圖從不同的維度與大家分享音樂與生活的種種關聯，希望能透過這些親切真誠的文字，將大家與音樂的距離拉近一點，再拉近一點。

我始終相信，無論是光影中的旋律，舞台上的演奏，抑或紙筆間的抒發，本質上都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接。英國詩人約翰·多恩的一句詩很打動我，「沒有人是一座孤島，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片」。每一段旋律、每一個故事、每一場似遠還近的邂逅，都在幫助我們，穿越廣袤的時空，彼此相連。

這些文字斷斷續續寫了十年，是我愛樂的記錄，也是我成長的記錄。希望當你翻開這本書，能在電影與音樂的交融中遇見似曾相識的感動，能在那些關於音樂的故事裏，遇見啟迪和驚喜。感謝每一部曾感動我的電影，感謝每一位曾啟發並照亮我的音樂家，更感謝即將翻開這本書的你。願這些文字，是我的，也是你的打開音樂大門的鑰匙，讓我們在其中擁抱全然的歡愉、明亮和純粹，不再孤獨。

2026年1月，於香港



第一部分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第一部分



一·在水一方

## 生命不息， 若大河奔流

朋友不久前送來唱片，是兩位鋼琴家四手聯彈知名捷克作曲家史麥塔納（Smetana，1824—1884）的代表作——交響詩《我的祖國》。其中第二首《沃爾塔瓦河》（*Vltava*）是我百聽不厭的曲子，而四手聯彈的鋼琴版本，較之於管弦樂團的演奏，在力度、氣勢與表現力上竟毫不遜色。

《沃爾塔瓦河》全曲並不長，從醞釀到鋪排再到收束不過十多分鐘，可若想奏得豐盈飽滿，卻遠非易事。被譽為「捷克音樂之父」的史麥塔納，窮盡一生心力發掘並推廣本國民間音樂；他的代表作如第一弦樂四重奏《我的一生》以及這部熱烈跌宕的交響詩，皆是獻給故鄉的深情讚歌。

因其旋律生動且意境闊大，這首描摹沃爾塔瓦河景致的作品

常常被用在電影配樂中，例如講述二戰時期捷克難民營往事的《亂世孤雛》，以及數年前獲得康城電影節金棕櫚獎的《生命之樹》。兩部電影都取材宏大，將個體生命的經歷置於曲折的歷史事件乃至更形而上的、關乎時空的哲思情景中，這與史麥塔納在《沃爾塔瓦河》中鋪陳的情緒與氛圍，彼此呼應並契合。

美國導演泰倫斯·馬力克執導的《生命之樹》(*The Tree of Life*) 雖說斬獲 2011 年康城電影節金棕櫚獎，卻得到坊間異常兩極的評價：喜歡的，認為這電影繽紛絢爛，以「瞬間」或者說「斷片」拼湊出世上一切的美與聖潔；不喜歡的，覺得這部時長近兩個半小時的影片冗長、晦澀，甚至有故弄玄虛之嫌。多年過去，電影情節於我而言大半已模糊漫漶，我只記得自己因為買票遲了，只得在影院角落裏歪著腦袋看了 150 分鐘，還記得明亮若聖光的太陽底下，草木萌生，空氣清爽，一家人玩鬧嬉戲的時候，忽然響起大河湧動的旋律。

河，尤其是寬闊的大河，每每象徵生命流轉，生生不息。回望歷史，從兩河流域到希臘、印度以及中國，偉大文明莫不依伴大河而生，而從古至今的神話與傳奇，更不知多少誕生於河海之間。《生命之樹》這部探討生命興衰的電影，選擇以河流為主題的配樂，在寓意與象徵的層面倒也十分熨帖。電影中有一家五口人的故事，先是年輕男女相愛成婚，再是三個孩子相繼出世。當這個年輕家庭迎接新生命的時候，大河的旋律奏響；當一家人盡情享受自然的恩典時，大河的旋律又響起；當小孩子長大、回望自己的童年、試圖理解父母的選擇時，大河的旋律再一次出現。起伏的，湧動的，將個體的運命與世代的更迭緊密黏連。

史麥塔納晚年寫下的交響詩《我的祖國》一共包含六個章節，以第二章《沃爾塔瓦河》最為人熟知。在那之前，從未有任何一首作品如此詳細且動情地描摹一條河流，從河水在陡峭的山岩間穿行，到月下美人魚舞蹈，再到河水匯入大海前的寬廣平緩，或湍急，或從容，或嬉鬧，均由不同器樂組合營造的繽紛音色呈現出來。沃爾塔瓦河是捷克人的母親河，因而這一段專為大河而寫的旋律，也順理成章被視作捷克的「第二國歌」，如同《茉莉花》的溫婉每每指向東方人的含蓄內斂，又如同艾爾加《威風凜凜進行曲》中營造的端莊與高昂頗為英國人欣賞並讚歎。

《生命之樹》中不時出現的大河旋律尤其讓我印象深刻：一則是曲中綿長的旋律線與影片的跳躍式剪輯之間，形成了一重既對立又呼應的奇妙張力；另外也因為作曲家借旋律而摹狀自然並抒懷的筆法極富靈性，時而張揚熱烈，時而細膩輕盈，將那河水流經不同時空的多變樣態拿捏得當。而你我觀影時，亦不免將片中角色數十年的悲喜苦樂與時緩時急的水流與樂音相對照，又怎能不生出「舉鏡照心」的感慨？

🎵 《生命之樹》(The Tree of Life)，2011年5月

🎵 史麥塔納《沃爾塔瓦河》



Dvorak: Symphony 9 "From the New World";  
Smetana: Vltava

樂團 Berliner Philharmoniker  
指揮 Herbert von Karajan  
出品方 EMI

## 當舒尼格遇見「反烏托邦」

對於 2015 年在康城電影節上引來頗多討論的電影《龍蝦》(*The Lobster*)，我並不十分喜歡。希臘籍導演蘭斯莫斯 (Yorgos Lanthimos) 出了名的怪，從《狗牙》到《艾登堡》再到《阿爾卑斯》，他總是在影片中大量堆積暴力、冰冷且殘酷的元素，時時處處撩撥觀眾，又總是不把觀眾放在眼裏。到了《龍蝦》這裏，不羈狂放的意味更濃，甚至有些故弄玄虛，為了求新而求新，反倒無法順暢地自我表達了。

儘管我對這個「要麼戀愛要麼變成動物」的反烏托邦故事無甚興趣，卻不妨礙我被電影中的配樂深深吸引。舒尼格 (Alfred Schnittke, 1934—1988)、史特拉汶斯基 (Igor Stravinsky, 1882—1971)、蕭斯塔高維契 (Dmitri Shostakovich, 1906—1975) 以及布列頓 (Benjamin Britten, 1913—1976)，古典音樂聽眾蘭斯莫斯的審美口味與導演蘭斯莫斯倒是頗為相像，都莫名鍾情奇崛、乖張以及「語不驚人死不休」。《龍蝦》中大量運用二十世紀現代音樂，既有助於鋪排情緒，也在相當程度上參與影片敘事，與畫面一道建構起一則超現實主義的、荒誕離奇的寓言。

《龍蝦》大致分作上下兩段：上段是一眾單身者被「發配」至某酒店中，且必須在四十五日之內找到伴侶，否則將接受被變成某種動物的終身懲罰；下段是為逃避懲罰而假裝戀愛的男、女主人公逃至森林中，與捕獵人抗爭直至勝出，得以重返正常社會。乍看上去，故事遵循「離開—回來」的環狀敘事，但其中的章節和段落都被打散了，隨性散漫地堆砌。情節通常莫名而起又無名而終，角色也總是自說自話。酒店段落尚能拎出一條主線，森林搏鬥的場景則幾乎無章法可循。慢鏡頭、特寫、長鏡頭以及手持攝像，各種手法都用上了，卻依然不夠生動。如果不是舒尼格和蕭斯塔高維契的弦樂四重奏不時穿插其中，我想自己恐怕會未及散場便逃走吧。

蘭斯莫斯似乎很喜歡四重奏這一曲目樣式。他為影片配樂挑選的舒尼格《第二弦樂四重奏》和蕭斯塔高維契《第八弦樂四重奏》，均創作於二十世紀後半葉，且都具備異常鮮明的個性，辨識度極高。年代相距不遠，兩首四重奏的風格也十分近似。舒尼格

早年曾是蕭斯塔高維契的忠實擁躉，第二弦樂四重奏中自然少不了前輩冷峻風格的影響；第八弦樂四重奏可謂是「老蕭」（作者註：「老蕭」是古典樂迷對蕭斯塔高維契的暱稱）最為知名的室樂作品之一，他對於暴力和威權的恐懼，每每透過那些粗暴的、張牙舞爪的和弦呈現出來。

配樂出現在電影中，通常起到渲染或烘托氛圍的功用。音樂往往站在情節背後，並不擔任敘事主角。然而，《龍蝦》因敘事邏輯略顯單薄且架構纖弱，配樂不得不挺身而出，既負責鋪排情緒，也將片段及章節粘連起來，有豐滿敘事的效用。每逢導演想不出故事該怎樣進行下去的時候，總會請出老蕭《第八弦樂四重奏》第四樂章中的經典和弦來活躍氣氛；當長鏡頭過分單調乾癟的時候，舒尼格筆下虛渺且詭異的旋律總會應時而出，為那些欠缺吸引力的場景添多一些滋味。可以說，如果沒有舒尼格和老蕭的弦樂四重奏，這部以「藝術電影」和「反烏托邦」為噱頭的影片，恐怕要在故弄玄虛的泥淖中越陷越深了。

🎬 《龍蝦》(The Lobster)，2015 年 10 月

🎵 舒尼格《第二弦樂四重奏》(String Quartet No. 2)；

蕭斯塔高維契《第八弦樂四重奏》(String Quartet No. 8 in C Minor, Op. 110)



Shostakovich: The String Quartets

演奏者 Emerson String Quartet

出品方 DG

## 平淡日子的戲劇化波瀾

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作品，我從不會錯過。他太會拍生活了，每每將尋常日子角落或縫隙中時常被忽略的、微小的美與感動，透過一蔬一飯、樹影蟬聲以及劇中人物之間諧趣且生動的對話呈現在觀者眼前，引人默默流淚或會心微笑。

是枝裕和片中主角，永遠是小人物；圍繞在這些小人物周遭的，也通常是些無關生死的曲折及煩惱。他的新片《比海更深》也不例外。劇中男主角良多曾是一位小有名氣的作家，後來遭遇創作瓶頸，又迷上賭博，導致婚姻破裂，與兒子的關係也不復往昔。電影從這位失意作家返鄉探望母親講起，引出他如何在母親幫助

下，修補與姐姐、朋友以及妻兒的關係，不再沉湎於過去，嘗試面對自己困窘不堪的人生。

起初，良多有些瞧不起母親，嫌她過得太窮酸，不懂得享受生活。殊不知，母親雖說在吃穿用度上頗為儉省，卻另有自己享受生活的方式。她的一位鄰居是古典音樂愛好者，定期在家中舉行聚會，邀請愛樂人一同欣賞曲目並分享心得。這看似無關敘述主線的旁枝，其實有些深意，無怪導演特意分出筆墨，講述其中一場音樂聚會的情形。當時，良多的母親與一眾朋友欣賞的，是貝多芬升c小調第十四弦樂四重奏（*No.14 Op.131*）。

是枝裕和在片中提及貝多芬這首弦樂四重奏，絕非無心之舉。如果說導演試圖藉由《比海更深》這部影片講述平靜日子裏偶爾泛起的那些戲劇化的波瀾，恐怕再沒有一首樂曲，比貝多芬這首晚期弦樂四重奏更能契合影片主題了。

第十四弦樂四重奏創作於一八二六年秋天，當時距離貝多芬逝世僅有八個月。在生命的最後兩、三年間，貝多芬集中心力創作室樂作品。他這一時期寫作的弦樂四重奏一共六首，統稱為「晚期弦樂四重奏」。之所以稱其為「晚期」，不單出於作品創作時間的考量，還因為這幾首弦樂四重奏與貝多芬早期及中期相似題材的作品對照來看，不論佈局抑或情緒，都有相當顯著的分別。

以這首升c小調第十四弦樂四重奏為例。全曲並未依循傳統四重奏分作三樂章或四樂章的慣常寫法，而是分作七個章節，演奏

時一氣呵成不間斷。情緒鋪排上，與貝多芬早期及中期作品動輒昂揚亢奮不同，此曲的表達方法相當克制，含蓄且深沉。其間固然有忽然興起的、活潑激越的段落，但整體聽來相對和緩，不見大喜大悲，也不曾動輒振臂高呼、勢要「扼住命運咽喉」。

走入生之暮年的貝多芬，漸漸放下凌厲，放下憤怒，試著用一種平靜乃至超然的態度，看待生命。正如是枝裕和片中的母親，在生命即將走到盡頭的時候，不再質問，不再抱怨，而是以愈發平和且豁達的姿態，面對生活的苦樂跌宕種種。導演在片中細心鋪排母親的日常起居，講述她耐心自製雪糕也好，養花養樹聽音樂也罷，均與良多扭曲焦灼的生活狀態形成反差與對照。如是淡然面對生活的姿態，對於劇中男主角以及正在觀影的你我，都是不動聲色的提點。

貝多芬第十四弦樂四重奏中，快板與慢板交織往復，與人生的高低錯落相對照，不免引人深思。電影中，母親有句話說得好：「幸福，需要我們捨棄一些東西，才能得到。」捨與得之間的人生智慧，在旋律中，在影片中，都找得到。

🎵 《比海還深》（日語：海よりもまだ深く），2016年5月

🎵 貝多芬第十四弦樂四重奏（String Quartet No. 14 in C-sharp Minor, Op. 131）



Beethoven: The Complete String Quartets

演奏者 Alban Berg Quartett

出品方 Warner Classics

## 當悲傷如影隨形

有人說，《海邊的曼徹斯特》（*Manchester by the Sea*，又譯《情繫海邊之城》）是一部特別「頹」的影片。身兼該片導演及編劇的羅納根（Kenneth Lonergan）寫了一個從頭到尾悲傷晦暗的故事，根本不打算討好任何人。《紐約時報》的一篇影評開明宗義：《海邊的曼徹斯特》與羅納根過往兩部作品一樣，都「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中」。男主角李在哥哥因心臟病驟逝後，回到故鄉曼徹斯特料理後事，卻不得不面對曾經親歷的另一樁徹骨悲劇。在一次因自身過失釀成的火災中，李的三個孩子被燒死，妻子也因此離開了他。他逃離傷心地，在離鄉數十公里的波士頓暫居，修水管、清掃垃圾，以這樣繁重的體力勞動懲罰自己、緩解傷痛。

導演處理前後兩樁悲劇的時候，用了頗為實驗性的手法。閃回鏡頭常常忽然闖進來，模糊了過往與當下、記憶與現實的邊界。

得知哥哥死訊的李開車在故鄉小城遊蕩時，他想到當年火災後哥哥與侄子對自己的安慰及陪伴；當他為照顧未成年的侄子、考慮搬回曼徹斯特居住的時候，他又因為想到當年那場忽如其來的大火而心生膽怯。我尤其喜歡羅納根以「靜默」的方法，處理男主角回憶火災、喪子以及與再婚妻子重逢的悲劇段落。人物對白不時被抹去，配以大量慢鏡頭以及幽緩哀傷的音樂，看得人格外揪心。

巴洛克作曲家韓德爾 (Georg Handel) 的《彌賽亞》(Messiah) 以及法國作曲家馬斯奈 (Jules Massenet) 歌劇《雀魯賓》(Cherubin) 選段穿插在電影中，肅穆哀傷，鋪排情緒並渲染氛圍。不過，意大利巴洛克作曲家阿爾比諾尼 (Tomaso Albinoni, 1671—1751) 《g 小調柔板》的數次出現，特別是與火災那一段影像的搭配，應是該片配樂與影像結合得最為傳神的一筆。

《g 小調柔板》據傳是二十世紀音樂學者吉亞佐托根據巴洛克作曲家阿爾比諾尼手稿殘片整理的作品，時長八分半鐘左右，開篇與結尾互為映照。這位影響了巴赫與韋瓦第的十七世紀作曲家擅長寫作協奏曲，尋找不同聲部間的互動與關聯。在這首柔板中，弦樂聲部的兩相唱和最為引人關注，一高一低，引人想起電影中同一空間不同時間發生的兩段悲劇，此起彼落，如影隨形。

影片中的悲劇被搗碎，填塞在庸常的生活縫隙中，看似平淡，實則有種無可名狀的壓抑不住地奔走衝撞。同樣的，曲中的長線條樂句看似安寧熨帖，細聽時才發覺，旋律總是下行的，帶著些猶豫與落寞。全曲唯一一次高潮被導演敏銳捕捉到，用於男主角在

警察局交代火災案情、卻被無罪釋放之時。絕望至極的男主角得知自己竟然被判無罪後，試圖從警察手中奪過槍來自盡。當眾人合力制止男主角時，背景音樂恰巧抵達其最洶湧的部分。影像與旋律拉扯之下，無法用言語表述的、黑灰色的痛苦與掙扎，從音符之間滲出來。

英國《衛報》影評人用「小調式的悲歌」來形容這部電影，巧的是，阿爾比諾尼這首作品也是小調。他用 g 小調寫作這首柔板，或是看中這一調式神秘且哀傷的意味。其實，說《海邊的曼徹斯特》「又頹又喪」有些不公平，因為在導演看來，生活原本就是這樣，而電影回應生活，也不需要任何的美化或矯飾。

人生苦旅，哪來那麼多甜蜜美滿？我們都不過是揹負著過往而蹣跚行走的旅人。曾有人考證，g 小調柔板並非阿爾比諾尼所做，而是吉亞佐托假借其名的作品。如是身世與遭逢都謎一樣的作品，不正正呼應了片中那些忽然而至的驚悸與悲痛嗎？不知由何起，亦不知何所終。

🎵 《海邊的曼徹斯特》(Manchester by the Sea) · 2016 年 11 月

🎵 阿爾比諾尼《g 小調柔板》(Adagio in G minor)



Vivaldi: The Four Seasons; Albinoni: Adagio in G minor; Corelli: Christmas Concerto

表演者 Michel Schwalbé / Herbert von Karajan / Berliner Philharmoniker

出品方 Polygram Records

## 水之密語

不少人都在「吐槽」今屆奧斯卡不好看，有人說像《忘形水》這樣的小眾文藝怪片得獎是美國電影最高獎的倒退，還有人說《三塊看板》和《華盛頓郵報》等得獎或提名的電影過分宣揚所謂的美國主旋律價值觀。對我來說，本屆奧斯卡最大的遺憾不是這些，而是美麗如斯的《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提名四項竟然顆粒無收。

這部電影改編自意大利裔美國作家艾席蒙十年前出版的同名小說。書中故事發生在 1983 年夏天，意大利南部小城中，教授一家在此度假，他的學生、24 歲的美國學者奧利弗也獲邀來訪。短短六週時間裏，教授 17 歲的兒子艾里奧與奧利弗由最初的互看不慣到漸生好感再到彼此依戀，直到二十年後重逢時，仍念念不忘於那個夏天的笑鬧、落寞與擦肩而過。我們喜歡這電影，喜歡兩位俊美男主角似是還非的曖昧，喜歡南歐夏天的陽光與海水，彷彿從中找到初戀時青澀的歡喜。

如果故事不是發生在風情萬種的南歐，其中的浪漫味道恐怕會失去大半。陽光與海水是再浪漫不過的意象，挑逗一觸即發的情感，或歡暢，或酸澀。一場發生在兩個文藝男青年之間的故事，有古希臘的雕塑，有保羅·策蘭的詩，又怎能少得了古典音樂的陪伴？拉威爾那首《海上孤舟》（*Une barque sur l'océan*）不時出現在影片中，流動的、神秘的，與兩位主角之間欲說還休的微妙情愫兩相契合。

《海上孤舟》創作於 1904 至 1905 年間，是法國作曲家拉威爾（Maurice Ravel，1875—1937）鋼琴組曲《鏡》中的一首。寫作《鏡》中的五首作品時，拉威爾正逢而立之年，且已憑藉《水之嬉戲》等鋼琴作品成名。可是，三十歲的作曲家卻對自己的創作現狀不甚滿意，一則他連續三年參與法國著名藝術獎項「羅馬大獎」的競逐卻連續三年被拒之門外，二來他擔心自己一旦被歸入「印象派作曲家」（impressionism）的範疇，恐怕會在樂音與情緒的表達上停滯不前，而難以寫出足以將自己「從《水之嬉戲》中解放出來的音樂」。

拉威爾顯然多慮了，他雖說與另一位法國作曲家德布西共同在印象樂派中扮演重要角色，卻從來追求另類且多元的音樂表達。他既能寫出像《波萊羅》那樣「精巧如瑞士鐘錶」（史特拉汶斯基語）一般結構工整、節奏鮮明的作品，也不時在《海上孤舟》這樣大開大合的作品中宣洩近乎原始的、從自然中汲取的靈感與情緒。

這首時長近六分鐘的作品題獻給作曲家的好友、畫家蘇德。

蘇德以風景畫見長，拉威爾這首曲目也極富畫面感：裝飾音和長串琶音時急時緩，宛若波浪湧動的海面；高音區頻繁奏出的、下行的四音音階，又依稀讓人想起海上的月色與星光。當這些時而奔湧恣意、時而粘稠溫潤的樂音出現在電影中，當樂音與陽光下排球場上赤裸上身的性感以及傍晚海邊酒吧中迷離燈光下的情慾相伴，我幾乎被瞬間拽入一重俗世之外的情景中，彷彿那些沉浸在詩、酒與美的日子，才是最值得找尋且足以對抗平庸的理想地。

說來也巧，拉威爾一生未娶，從未與任何女子戀愛，他的同性戀身份成為後世八卦樂迷不斷揣測並津津樂道的話題。若果這位法國作曲家真的如人們所猜想的那樣，是一位終其一生未敢「出櫃」的同性戀，那麼一百年後這部關乎同性純愛的電影中穿插他的音樂，應也算是一場姍姍來遲的告慰吧。

🎵 《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Call Me by Your Name)，2017年1月

🎵 拉威爾《海上孤舟》(Une Barque sur l'Océan)



Ravel: The Complete Solo Piano Works and Concertos

演奏者 趙成珍

出品方 DG

## 一場命中注定的別離

英國知名作家麥克尤恩 (Ian McEwan) 的小說因其一波三折的故事以及劇中主角繁複又不尋常理的情緒，很適合被改編成戲劇性十足的電影，不論 2007 年的《贖罪》，抑或十年後的《在切瑟爾海灘上》(On Chesil Beach)。說來也巧，當年《贖罪》中飾演惹下禍端的妹妹布里奧尼的小演員羅南 (Saoirse Ronan) 長大了，成為新片中的女主角佛羅倫斯。

故事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的英國，那時，性解放運動尚未開始，年輕男女在婚前同居被視為有傷風化。1962 年的夏天，一對二十歲出頭的年輕戀人成婚，愛德華是年輕有為的歷史系學生，佛羅倫斯是頗具天分的小提琴手，並在新婚之夜經歷了一場靈與肉的掙扎及考驗。

兩人對新婚之夜的同房忐忑不安，不同的是，愛德華的忐忑中摻雜著躍躍欲試與興奮，佛羅倫斯對於男女之事則更多地抱持排斥乃至厭惡的心態。因了這一場事先未曾料想的尷尬，兩人的關係墜入難以調和的矛盾與糾結中，最終以無奈分手收場。影片以兩人在切瑟爾海灘上的無奈道別為節點，分作前後兩部分：前部分是「當下」，是被爭執與矛盾擁塞的「當下」，後半部分則回溯往日，帶領觀者重溫兩人相識相戀時的溫煦往事。前後兩段的情緒對照鮮明，尤能引起人們對於已逝愛情的追懷。擦肩而過，仍念念不忘。

因女主角是小提琴手，片中大量出現古典樂曲選段，其中又以貝多芬、莫扎特和舒伯特等德奧作曲家的古典或浪漫風格曲目為多。舒伯特第十四弦樂四重奏（又名「死與少女」）在影片中兩度出現，配合影片氛圍與人物情緒，而若我們多想一層，也能在舒伯特的身世經歷、這首曲目的起承轉接以及片中人的故事裏，找到些許並進甚至重合的片段。

「死與少女」這首四樂章的弦樂四重奏作品創作於 1824 至 1826 年間，屬於舒伯特晚期作品。彼時作曲家身患疾病，自知命不久長，急切地將更多的精力與時間用於音樂創作，以至於他的許多知名作品，比如數首鋼琴奏鳴曲和絃樂四重奏等，均在他生命的最後三四年間完成。

第十四弦樂四重奏一開篇便是強力的、下行的和絃，提示緊張不安的情緒。我不久前曾訪問知名鋼琴家鄧克 (Jeremy Denk)，

他告訴我舒伯特的晚期鋼琴作品中有一種近乎「危險」的感覺，而這種「危險」，正正在這部「死與少女」作品中有淋漓盡興地呈現。

穿插在電影敘事中的是這部弦樂四重奏的前兩個樂章，第一樂章是快板，出現在兩人經歷新婚之夜的尷尬後，第二樂章是流暢的行板，應和兩人對於往事的追懷。兩個樂章的相似處在於情緒的高低起伏十分鮮明，而且樂音在明亮與晦暗之間不斷跳轉，時而讓人看到希望，時而又將聽眾帶入失望寥落的情緒中。

這像極了片中的愛情。生活告訴我們，再美好浪漫的感情，也有迷茫、疑惑甚至苦澀的時刻。愛德華與佛倫羅斯明明是外人眼中天造地設的一對璧人，卻在世俗的考驗面前失了原本的淡定從容，變得焦躁、歇斯底里，甚至迷失了自己。多年後，愛德華回憶起年少時那一場熱烈卻短暫的愛戀，懷著追悔與遺憾的心情，可是，過去的，注定也是過去了。舒伯特恐怕一早想明白了萬般世事最終逃不過道別和離開，而他的這首弦樂四重奏，與他的晚期作品一樣，悲欣交集，宛若站在人生盡頭回望往事的一聲歎息。

🎵 《在切瑟爾海灘上》(On Chesil Beach)，2017年1月

🎵 舒伯特第十四弦樂四重奏 (Der Tod und das Mädchen, D. 810)



Schubert: String Quartets D804 / D810

演奏者 Takács Quartet

出品方 DECCA

## 總有一個夜晚，足以銘記一生

我至今仍記得多年前和朋友一遍遍重溫電影《鐵達尼號》的情形。正是情竇初開的年紀，不免癡迷於片中男、女主角傑克與露西一生一次的緣分，並感慨於無常世事之於愛情的磨折與考驗。

不久前，翻出一部十年前的老電影《八月迷情》(*August Rush*)，發覺片中情節與《鐵達尼號》中愛而不得的故事頗相似，而且兩部電影中的音樂，在推進劇情以及呈示人物性格方面，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八月迷情》的劇情並不出眾。甚至在看過那段兩分半鐘的預告片後，我已經清楚知道片中故事的起承轉合，幾乎失去了按下播放鍵的衝動。不過，最後我還是將這部接近兩個小時的、催淚又煽

情的電影從頭至尾看過一遍，不為別的，只為片中風格新奇的音樂。

電影中的兩位主角都是音樂家：路易斯是一位流浪不羈的愛爾蘭歌手，女主角萊拉則是一位家教甚嚴的大提琴手。兩人在一個月色正好的夜晚相遇，一見鍾情。浪漫一夜後，萊拉在天明時匆匆離開，害怕面對嚴厲父親的逼問；而路易斯苦等下次約會而不得，失望遠去，自此，兩人天各一方。

其實，萊拉沒有如期赴約，並非因為她不想，而是因為她發現自己懷上了路易斯的孩子，而她的父親則命令她打掉腹中孩子，忘記這段露水情緣，重新開始登台演出的音樂家生活。正當矛盾集中爆發後，劇情變得愈發「狗血」：萊拉因為一次車禍失去了腹中胎兒，正在她心灰失望時，卻被告知孩子還活著。十多年後，當她仍在四處尋找未曾謀面的孩子時，這個音樂天賦出眾的小男孩也在試圖幫助離散父母尋回失落的愛情。全劇最末是紐約的一場音樂會，小男孩在台上指揮自己寫作的曲目，台下，他的父母隔著多年的誤解與遺憾，終再重逢……

這本是一部中規中矩的催淚大片，起承轉合各要素皆備，按劇情來說沒有太多失分點，但也沒有足以令人久難忘懷的片段。如果沒有兩位高顏值主演梅耶斯 (Jonathan Rhys Meyers) 和魯塞爾 (Keri Russell) 的出色演技以及當紅童星海默 (Freddie Highmore) 的自在發揮，這片子恐將淪為平庸的雞湯電影，至多只能為困於凡常生活、渴望浪漫愛情的觀者，提供一個紓解情緒的出口。導演的聰明之處在於，他明知劇本不夠深沉豐富，便在音樂上花費多一些心思，尤其是那兩首糅合古典、流行和搖滾不同元素的歌曲

*Bach/Break* 以及 *Elgar/Something Inside* 。

兩首歌的結構十分相似，都是由古典音樂引出流行和搖滾曲目：*Bach/Break* 先是一段巴赫 E 大調大提琴組曲第三號的前奏曲，接著透過一個隱晦到幾乎聽不出的轉調，接入男主角自己創作的、澎湃激昂的 *Break*；另一首則是由英國作曲家艾爾加那部人盡皆知的大提琴協奏曲引出同樣由男主角自彈自唱的 *Something Inside*。曲作者巧妙地將兩部語境全然不同的作品「拼貼」入同一首作品中，卻絲毫不覺違和。這樣的創新之舉，一來為電影音樂的創作找到一處少人嘗試的新鮮向度，另外也暗示了劇情與角色身份的獨特所在。

艾爾加與流行，巴赫與搖滾，大提琴與電結他，端莊嚴謹的古典音樂家與奔放自在的搖滾樂手……這些看似並不相關的事物，被導演及電影音樂曲作者並置於同一情景中，不也正暗示出影片想要告訴觀者的道理：愛情從來不理會邏輯或慣例，常常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誰能想到多年前月色下那一次對望，竟將兩個幾乎不可能有交集的人聯繫在一起，半生心心念念，難以釋懷？

🎵 《八月迷情》(August Rush)，2007 年 11 月

🎵 巴赫 E 大調大提琴組曲第三號前奏曲 (Cello Suite No. 3 in E Major, BWV 1009 - I. Prelude)；

艾爾加 E 小調大提琴協奏曲 (作品 85) (Cello Concerto in E minor, Op. 85)



Bach: Cello Suites Nos. 1-6

演奏者 Mstislav Rostropovich  
出品方 EMI Classics

## 鴿子鴿子，你不懂愛情是什麼

《月亮喜歡藍》(*Moonlight*) 獲得 2017 年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應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這片子拍得應景（正逢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全美關注種族及民權問題的特殊時期），有「黑人王家衛」之稱的年輕導演詹金斯 (Barry Jenkins) 又頗識得拿捏敘事節奏及調控空間美學，故而影片不論內容抑或形式都讓人眼前一亮，繼而回味許久。片中配樂應和主題，哀傷宛轉，引人想及深夜的孤獨與隱匿的情愛。

片中有兩段配樂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男主角奇倫（Chiron）小時候隨毒販胡安學游泳時，片中響起的大提琴旋律，另一段是影片即將結尾時出現的墨西哥民謠《鴿子之歌》（*Cucurrucú Paloma*）。年少的奇倫與吸毒成癮的母親相依為命，母親卻無暇撫慰奇倫意識到自己性取向之後的膽怯與孤獨種種情緒，反而處處為難他。奇倫偶然認識了販毒大佬胡安，胡安將他帶回家，贈予他飯食與睡房，還教他游泳。小男孩朦朧意識到「被愛」的感覺，原來這樣熨帖。

學游泳那場戲，奇倫平躺在水面上，在胡安身邊，隨著海浪起落。鏡頭跟得很近，搖擺蕩漾，予人暈眩感，像極了黑人小男孩彼時的心境。音樂恰到好處地穿插，由大提琴連續奏出上下起落的三連音，模擬海浪起伏，亦模擬人物心境，看似平靜悠緩，卻又隱約聽得出好奇的、躍躍欲試的意味。背景音樂與場景氛圍也與人物性情暗合，不失為神來之筆。

《鴿子之歌》是墨西哥樂手托馬斯·門德斯（Tomas Mendez）創作於1956年的作品，面世後頗受歡迎，不但成為墨西哥國內人人熟知的民謠經典，也曾被用在此前若干電影的配樂中，比如王家衛的《春光乍泄》以及西班牙導演阿莫多瓦的《對她說》。巧的是，《春光乍泄》中梁朝偉與張國榮扮演的也是一對愛人，與《月亮喜歡藍》中的愛戀一樣，隱忍糾結且難以言說。導演詹金斯說得明白，《鴿子之歌》在片尾的出現是為致敬王家衛，這首歌的歌詞及旋律均哀傷，充滿「想觸碰卻縮回手」的無奈與遺憾。

《月亮喜歡藍》片尾出現的墨西哥民謠是導演對王家衛的致敬，而詹金斯將黑人男子奇倫的成長故事凝縮在九歲、十六歲與二十三歲這三個片段，則不免讓觀者想到侯孝賢的電影《最好的時光》。這位一九七九年出生於美國邁阿密的黑人導演深受港台電影啟發，敘事節奏及運鏡中也頗看得出東方美學的影響，這為他此部奧斯卡大熱影片以及八年前那部《憂鬱的解藥》，都添加了異域且新奇的滋味。

影片拍攝於導演故鄉邁阿密，一個凸起在美國大陸、鄰近古巴和南美諸國的尖角，其文化受到拉美影響，有一種天然的熱烈及粘稠質感。《鴿子之歌》中男歌手自願自的獨唱，語調哀怨，一唱三歎，與南部濕熱迷離夜色中暗流湧動的情慾，堆疊唱和，互為映照。而且，彌散在片中的藍黑色，與《憂鬱的解藥》片名中的「憂鬱」二字遙相對應，從中亦可見出導演對孤獨與複雜人性的某種體諒及同情。

這首墨西哥民謠末尾有一句：「鴿子永遠不會知道，愛情是什麼。」遑論鴿子，你我在悲歡人世，跌宕多年，又敢說自己參透愛情苦樂嗎？飲食男女，俗世情愛，看似尋常，卻永遠神秘，這是奇倫留給愛人的念想，也是片尾處月夜與海灘留給你我的、注定難解的謎題。

🎬 《月亮喜歡藍》(Moonlight)，2016年9月  
🎵 《鴿子之歌》(Cucurrucucú Paloma)

## 炙人的愛之火焰

我不喜歡今時今日大部分青春偶像劇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劇中年輕男女戀愛談得未免太寡淡單薄了：整日將「愛不愛」或「想不想」掛在嘴邊，一點迂迴含蓄也不講。與這樣直白無趣的示愛相比，十多年前一部名為《沉靜如海》(*Le Silence de la Mer*) 的電影可說是相當高明了。劇中男女自始至終一個「愛」字也不講，卻每每能恰切地藉助表情、肢體動作甚至片中音樂傳情。不著一言，其意盡現。

《沉靜如海》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講述了一個愛恨交纏的故事：法國女孩珍妮與爺爺住在法國鄉間，卻被德軍的入侵打亂了安寧生活，甚至連他們家中的一個房間也被德軍徵用，當做軍官魏納的起居室。參與反抗德軍地下組織的珍妮對家中這位軍官

十分冷漠抗拒，從不與他交談，反倒是魏納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之後，向珍妮和爺爺敞開心扉，懷念戰前未曾入伍的那些好日子。

因循很多戰爭電影慣用的「套路式」敘述，片中這一對來自敵對陣營的男女，因相同的興趣喜好，不知不覺間情愫暗生，而拉近他們距離的，說來浪漫，竟是巴赫的一首前奏曲。

巴赫的《C大調前奏曲》在片中出現了兩次。第一次是在兩人初相遇的夜晚，少女正在家中練琴，軍官闖進門來，用相當不客氣甚至傲慢的語氣告知屋主自己的身份。珍妮的琴音被打斷，她抬眼，愕然看著這位不速之客，露出不屑的神情。她不曾想到的是，這位曾經被她仇視的敵國軍官，後來竟與她合寫一段雖遺憾卻極致浪漫的愛之迴旋。

等到這首前奏曲第二次出現，已是全然不同的場景。少女和軍官相繼彈奏這首作品，少女有些矜持，軍官的演奏卻十分流暢自在。該曲在此段的重現，可說是男女主角定情的見證。都說伯牙遇子期，聽罷高山流水便生出「知音難覓」之感，那麼珍妮與魏納的日久生情，也可說是因為這一段表面平靜、實則暗流湧動的微妙旋律。

巴赫的這首作品短短不過兩分多鐘，卻成為後世樂迷百聽不厭的佳作，無它，只因為這段旋律對「動」與「靜」之間的張力拿捏得格外精妙。你說它寧謐，但是音符與音符之間的跳接十分生動；你說它活躍，但是曲中宛若波浪的琶音並不會表現得過於張揚。

可以說，這曲子乍聽起來波瀾不驚的，實際上抑揚頓挫節奏鮮明，總感覺那些長線條樂句中的某一個音會突然地衝出來，給聽者一陣驚奇。

這像極了劇中的愛情，不是嗎？一場情不知從何而起，又因為軍官的離去戛然而止。其間，兩人雖說從未深入交談，卻早已被琴音出賣了心意。導演相當聰明地用巴赫這首微妙的、讓人捉摸不透的曲目當做配樂，而不是刻意用上煽情的、浪漫的音樂，因為劇中這段短暫愛情並不是一見鍾情、你儂我儂或是花前月下，而是充滿了矛盾、糾葛以及難以言說的複雜及深沉。

片中兩人僅僅只有一句交談，卻在四目對視、戀戀不捨的情境中，幾乎過完了半生。如今的我們，越來越難以被灰姑娘與白馬王子之類的模式化愛情故事感動，卻每每心疼《沉靜如海》片中的兩人。他們隱忍克制，小心翼翼，卻仍被愛情的火焰炙傷，宛若命中注定一般，墜入那片惹人暈眩的迷離氣氛中，無可自拔。

🎵 《沉靜如海》(Le Silence de la Mer)，2004年10月

🎵 巴赫 C 大調前奏曲 (The Well-Tempered Clavier, Book I, BWV 846 - Prelude in C Major)



The Well-Tempered Clavier, Book 1

演奏者 Friedrich Gulda  
出品方 DECCA